

讀

航書

雜

錄鏡





鏡 書 讀

著 儒 繼 陳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鏡書讀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嚴

一三四七上

(本書校對者鮑嘉祥榮)

讀書鏡序

私嘗怪淵明讀書不求甚解。似若無心世業。把菊沉酒。了却一生。及閱其次第節孝諸理出處。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。當日清談玄塵。流風點染。祖企謝景夷輩。校書馬肆。專攻浮義。淵明鄙之。作此語自掃除耳。今世文藝之士。不乏挾天繡雲。雕績滿目。如小兒泥羹塵飯。不當飢飽。雖多奚爲。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。作讀書鏡十卷。爲世資鑒。天下事本末消息。各有其漸。智者之所卜。愚者之所忽也。古之耕莘築岩釣渭者。非必事事經歷。閉門造車。出門合軌。其取諸摸索者。豫矣。賢不肖之所得。各因其才。仁知之所見。各隨其分。才分不同。而求無不獲。其在是書乎。眉公謝落塵雜。衣帶之間。挾有薜蘿。而論次俱當世關切之語。符子曰。心善知人者。看如明鏡。老氏曰。不出戶而關天下。以此哉。余兄弟暨友人元弢。雅有同好。故刻而公之。

庚子冬杪沈師昌識

自敘

張芸叟云。頃遊京師。常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。於行義文史爲多。唯歐陽公多談吏事。余言學者見公。莫不欲聞道德文章。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。公曰。吾子皆時才。異日臨事。當自知之。大抵文學止於潤身。政事可以及物。吾昔貶官夷陵。方壯年未厭學。欲求漢史一觀。公私無有。因取架閣陳年公案。反覆觀之。見其枉直垂錯。不可勝數。違法徇情。滅親害義。無所不有。且夷陵荒遠。編小尙如此。天下固可知也。當時仰天誓心。自爾遇事不敢忽。時蘇明允父子亦在。共聞此語。莫不歎服。我朝李康惠公承勛爲刑部屬。林見素公爲僉都。謂李曰。昔三原王公在南都。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。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。今吾門寂寥。豈吾不能屈己耶。何賢者之不至也。李因問曰。公今所交何人。曰。同官張公實。太宰楊應寧。司諫楊文震。請各問所長。曰。某長於某。各問所短。曰。某短於某。請問公所長。林遜謝。請問公所短。林悚然。李曰。承助每待教。所聞惟節義文章。而未嘗及學問。公所長在是。所短亦在是乎。林亦歎服。夫天下大事。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。然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。學問如切脈。吏事如藥方。知脈審方。然後國家之沉痾痼疾。應手卽除。不然。未識病夫之生死。不辨庸醫之是非。或因循以待亡。或執拗以速禍。是果誰之咎哉。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。須要事理圓融。要事理圓融。須要講明學問吏事。此愚讀書鏡之所以作也。陳繼儒書於漱石齋。

讀書鏡小引

世人號稱讀書者。梯崖絕淵。往往方軌左屈。門下竊臆。一櫛者。亦輒以瓣香遙致千古。而不知古人往矣。則未有當吾世而有陳眉公先生也者。先生今之人也。開卷而知其非今之人也。先生曰。提不律。吐花弄舌。烟霞珠玉。供我指揮。而走我腕下。名山千秋。輝映兩曜。先生文章大矣。乃又小貶其言。而近之曰。讀書鏡。先生藻鏡洞開。遇形觸物。無不朗然。故讀其書者。若攬其鏡。鏡國事。鏡家事。鏡世事。鏡世外事。隨在劉覽。各得意去。則豈非人倫之鑒。而邯鄲之梁肉哉。客歲。吾家貞卿。庀材鳩工。雪廬般園。曹出而同。余校讐。雒陽紙業踊貴矣。會有嗾之者。貞卿乃願留幕下。享千金。遂以荒年之穀。而竟致陳陳乎。夫先生之言。吾儕芙蓉人鏡也。世不乏磨磚者。卽一知半解。尙豔於得先生之鏡。而鏡益局。則仲貞今日之役。斷不可已矣。仲貞閱覽博雅。其家多藏。眉公抄書。故其增訂爲確。勒成。客笑謂余曰。蜀王宗壽得鐵鏡。晦不可睹。一日見青衣小兒。卬角來訪。曰。鐵鏡神物。當見還。宗壽出鏡與之。光采陸離。長揖而去。審是則眉公之鏡。汎不至與匣俱塵矣。卽不見還。而水心明鏡。其能禁仲貞之爐錘乎哉。余笑而不答。第并記之。

繡水張炳元弢甫

讀書鏡小序

自訓詁行而學士大夫日驅染烟墨。經濟之未諳。比其臨事。輒不解圓轉如意。世匪乏才。繇識眇也。華亭陳眉公。儵然離垢。頽心於林。徒雲客之間。宜其關口一切世法。固不用世而能用世。作讀書鏡十二卷。日新富有以蓄審。切脈按理以情審。褒刺譏諷以名理審。譬之設樂家。金石既懸。八音在御。目調手。形調神。時調境。而後搦者擊者。斂者拊者。雜然中絃。人始破顏笑也。今眉公以是爲文字禪。直從水心淬過。表不盈咫。已盡具奇袤好醜。通閭欹覆。根株利甌。種種策勛。吾友沈仲貞。又能公而布之。秕俗陷界。令見見聞聞者。靡不折骨降心。窮涯而反。吾師乎。吾師乎。昔人謂俗人不可爲大臣。俗士不可以爲史。今讀讀書鏡。其所詮次位置。豈盡枕中鴻寶。祕然而成。是書非仲醇不能。則才備而識卽也。是書初成。名人鏡錄。更今名亦是仲醇云。

秀州范明泰撰

讀書鏡

雪廬居士范應官

莊生有言。道隱於小成。言隱於浮華。今人雅慕讀書。恆貴韜錦。賤茗柯。卽下睫了了。於箇中真實。未漱涓涿。何怪鮮補世用。仲醇以文霸海內。尸往古。酌寸心。勞物理。鏡其齊與不齊之間。亦鏡其合與不合之際。機鋒理溢。咸得懸而解之。其所述著。大概什七經世。什二規世。什一超世。片言緒說。儻非挽江河之趨。慮希韋之波哉。乘爲世鑑。炯然莫遁矣。語有之。鏡成於金。而明於金。鑒使然也。予爰是知仲醇胸若武庫。筆無纖翳。以我轉書。而不爲書轉。故縱橫捭闔。又奚疲於屢照焉。余友沈仲貞氏。夙受知仲醇。欲懸是鏡以範世之讀書者。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。且命予贅一詞。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。曾序十竹齊鏤板。尋易他氏矣。豈仲貞更欲草菅余言哉。隱人曰。昔楚人三抵而後售。咎在司鑒者。而益我貴。倘逢按劍乎。則仲貞自爲前驅矣。余幸心無睫。庚子嘉平月。願佩書於漱石齋中。

讀書鏡卷之一

雲間陳繼儒著

王昶戒子云。徐偉長不沽高名。不求苟得。澹然自守。惟道是務。其有所是非。則託古人以見意。當時無所褒貶。歐陽公歸田錄跋曰。唐李肇國史補序云。言報應。敍鬼神。述夢卜。近帷箔。悉去之。紀事實。探物理。辨疑惑。示勸戒。採風俗。助譚笑。則書之余之所錄。大抵以肇爲法。而小異于肇。不書人之過惡。以謂職非史官。而掩惡揚善者。君子之志也。劉元城先生又曰。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。以褒貶古今。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。且如孔子萬世師也。方孟僖子且死。戒其嗣懿子師孔子。時孔子年尙少。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。時孔子年三十。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。方歷聘諸國。十四年而歸魯。時孔子年六十。三歲乃始刪詩定書。繫周易。深矣。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。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。一日決之。滔滔汨汨。其源深也。若夫潢潦之水。乍流乍涸。終不能有所至者。其源淺也。古人著書多在暮年。蓋爲此大抵著書。上者羽翼世道。次者磨礪身心。又次者淘汰俗氣。又次者資輔聰明。又次者摩娑歲月。若簸口皮。眯心目。橫索錢米。恣逞胸懷。近觸尤悔。遠釀奇窮。皆公論失真之罪也。嗚呼。士傳言。庶人謗。三代盛時。則可。若後世則處士橫議。小人無忌而已。可不戒與。

韓持國知潁州。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。每稱狀元。持國怒曰。狀元無官耶。自是改呼僉判。彥終身啣之。

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。亦呼狀元。秦帥呂晉伯曰。狀元者及第未除也。既爲判官。則勿稱之矣。涓愧謝之。予嘗舉此以問客曰。二事絕類。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。客曰。人品不同耳。予曰。固然。持國厲聲而咤之。故其人多怨。晉伯平心以道之。故其人多悅。程子曰。凡爲人言者。理勝則事明。氣忿則招拂。此之謂也。

顏之推云。人足所履不過數寸。然而咫尺之途。必顛蹶于崖岸。拱抱之梁。必沉溺于川淵者。何哉。爲其傍無餘地也。君子之立己。抑亦如之。至誠之言。人未必信。至潔之行。物或致疑。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。或問呂居仁。天下歸仁如何。居仁作韻語答之曰。面前徑路無令窄。窄時無過客。無過客時徑益荒。眼前滿地生荆棘。黃山谷云。面前徑路常須令寬。路徑窄則無着身處。況能使人行也。以上三言相符。彼立己于峻。及離人而立于獨者。可以警矣。

趙抃罷政閑居。一士人以書贊見。公讀之終卷。正色謂士人曰。朝廷有學校有科舉。何不以卒業。却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。士人惶恐而退。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。璟判之曰。觀其良宰論。頗涉諂諛。文章若高。請從舉選。不可別奏。古人云。當官不接異色人。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。至于工藝之人。亦不可久留于家。與之親狎。此輩皆能變易聽聞。簸弄是非。又有本非儒者。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。一與款洽。卽墮術中。如房琯爲相。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。依倚爲非。遂爲相業之玷。若此之類。能審察疎遠。亦省事遠勝之一助也。

王伯厚云。元祐諸賢不和。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。元符建中韓曾不和。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。紹興趙張不和。是以爲秦氏所擠。古之建官曰三公。公則無私矣。曰三孤。孤則無朋矣。無私無朋。王道蕩蕩。何亂之有。

仁宗嘗春日步苑中。屢回顧。皆莫測聖意。及還宮中。顧嬪御曰。渴甚。可速進熟水。嬪曰。大家何不外面取水。而致久渴耶。仁宗曰。吾屢顧不見繇子。苟問之。卽有抵罪者。故忍渴而歸。左右皆稽顙動容。呼萬歲。聖性仁慈如此。林鹵公位極人臣。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。其一爲澧州刺史。其二貶司農卿。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。舟次爲駭浪所驚。左右呼不至。渴甚。自潑茶喫也。以此視仁宗度量。豈非酸措大骨頭。天地懸絕。

韓魏公知中山。李清臣謁見其姪。吏報曰。太祝方寢。李爲絕句曰。公子乘閒臥絳廚。白衣老吏慢寒儒。不知夢見周公否。曾說當年吐哺無。不曾謁華州李相不遇。噲曰。老夫三日門前立。珠箔銀屏晝不開。詩卷却拋書袋裏。譬如閒看華山來。劉魯風投謁所知。爲典謁所阻。噲曰。萬卷書生劉魯風。烟波萬里謁文翁。無錢乞與韓知客。名紙毛生不爲通。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。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。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。則前詩又覺多事矣。

東坡云。余謫居惠州。諸子不聞余耗。憂愁無聊。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。子何憂甚。惠州不在天上。行卽到耳。紹聖二年三月二日。契順涉江渡領。鯨面鰓足。以至惠州。得書徑還。余問所求。答曰。契

順惟無求故來惠州。若有求則在都下矣。苦問不已。乃曰。昔蔡明遠都陽一校耳。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。明遠載米周之。魯公憐其意。遺以尺書。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。今契順雖無米與公。然萬里之勤。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。余欣然許之。爲書歸去來。今詞以貽之。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。慶曆中。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。內殿承制范亢時爲黃蔡門都監。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。乃悉傾家物與之辦行。兢至湖南。少日遂卒。前輩有言人切不可有意。有意卽差。事固不可前料也。余每笑范亢百萬家財。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。

翟湜拜中書令。父以吏部尚書致仕。數爲請託以干湜。湜每不從。由是父子相失。大爲時論所嗤。鄒愔忠于王室。而其子超有重名。黨桓溫。愔疾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。超將亡。以一箱書付門生曰。本欲焚之。恐翁年尊必以傷慙致疾。吾死後。若損眠食。可呈此箱。愔後果哀悼。門人呈之。皆與溫往反密計。愔于是大怒曰。小子死恨晚矣。更不復哭。夫湜太平公主客也。超桓大司馬客也。二君立身草草。然一則宦情重。故逆情于生前。一則名根輕。故苦心于身後。今矯跡潔身藉亂命者。其將爲湜乎爲超乎。

漢陳涉旣王。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。閹吏不肯爲通。會涉出遮道而呼。乃載歸後宮。發舒自恣。言涉故情。涉怒殺之。公孫弘起家徒步。爲丞相。故人高賀詣之。弘食以脫粟飯。覆以布被。賀怨曰。何用故人富貴爲。脫粟布被。我自有之。弘大慙。賀告人曰。公孫弘內服貂蟬。外服麻枲。內廚五鼎。外膳一肴。豈可以示天下。于是朝廷疑其矯焉。弘嘆曰。寧逢惡賓。莫逢故人。宋向柳與顏竣友善。及竣貴。柳猶素

情自許不推先之。范劇戒柳曰：名位不同，禮有異數。卿何得作曩時意耶？柳曰：我與士遜心期久矣，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？及柳以事繫獄，屢密請，竣竟不助之。柳遂伏法。今人富貴忘久要，困窮過責望，遂使歲寒之盟，殞越中路。王公高誼，削跡布衣，斯亦末世友道之差也。

宋太祖一日罷朝，俛首不言者久之。內侍王繼恩問其故，上曰：早來前殿指揮一事，偶有悞失，史官必書之。我所以不樂也。又一日，後苑挾弓彈雀，有臣僚扣殿，稱有急事請見，上急出見之，受所聞奏，乃常事。太祖曰：此事何急？對曰：亦急于彈雀。上怒，以鉞斧柄撞口，兩齒墜焉。徐伏地取齒置懷中。上怒曰：汝將此齒去訟我也。對曰：臣豈敢訟陛下？自有史官書之。上怒解，賜金帛慰勞而去。乃知宋初史書核實，朝廷尙知畏憚如此。

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，以有生意。唯食老葉而已。宋高顒有所乘馬老，以糜飼之。曹彬每冬月，禁勿修葺墻壁，謂瓦石間百蟲所蟄，動之恐傷其生。伊川在經筵，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，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。今人驅役奴隸，遠致異品，既飽則揚揚自得，少不如意，則怒罵庖者，染習成俗，見聞久慣，以爲飲食合當如此，而不以爲怪。夫貪生畏死，人物同也；愛戀親屬，人物同也；所以不同者，人有智，物則無智。人能言，物則不能言耳。哀哉。

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，入見公，納拜，出則二子相嘆，以爲前輩不可及。韓魏公留守北京，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，頗慢公，公不爲較，待之甚禮。俄潞公代爲留守，未至，揚言云：李稷之父絢，我門下士也。

聞稷敢慢魏公。必以父死失教至此。吾視稷猶子也。果不悛。將庭訓之。公至北京。李來謁。坐客次久之。公着道服出。徐語曰。而父吾客也。只八拜。稷不獲已。如數拜之。尹師魯以貶死。其子朴方襁褓。既長。韓魏公聞於朝。命官魏公到北京。薦爲屬。教育之。如子弟。朴少年有才。所爲或過舉。魏公掛師魯之像。哭之。馬援有疾。梁松來候。獨拜床下。援不答。諸子問曰。梁一孫。帝嬖貴重。朝廷公卿莫不憚之。大人奈何。獨不爲禮乎。援曰。我乃松父友也。松懷不平。遂因事陷之。帝大怒。追收援印。援藁葬城西。妻子草索詣闕請罪。帝出松書示之。方知所坐。夫納拜以定其公。正言以折其傲。泣像以動其心。此三君子之行事。皆古人也。若如援之挾長。當松之挾貴。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。而前輩一切執手殷勤之誨。亦從此杜口矣。可嘆哉。

北齊安德王延宗。高文襄第五子。母陳氏。魏廣王妓也。延宗幼爲文宣所養。甚愛之。年十二。猶騎置腹上。令溺己臍中。抱之曰。可憐。止有此一個。封定州刺史。于上大便。使人在下張口承之。後爲周武帝見。擒。誣反。以椒塞口而死。宜和間。芒山有盜臨刑。母來與之訣。盜對母云。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。死且無憾。母與之乳。盜嚙斷乳頭。流血滿地。母死。盜因告刑者曰。吾少也。盜一菜一薪。吾母見而喜之。以至不檢。遂有今日。故恨殺之。嗚呼異矣。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。

侍郎梅溪王公。見人禮塔。呼而告之曰。汝有在家佛。何不供養。宋大本圓照禪師。人有飯僧者。必告之曰。汝先養父母。次辦官租。如欲供僧。以有餘及之。徒衆在此。豈無望檀那之施。須先爲其大者。蓋古人透。

微佛事。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。乃知通佛法。未有不通世法。犯王法。未有不犯佛法。

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。詔蔡襄書之。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。又勅公書。則辭不肯書。曰。此待詔職也。鄒志完第進士。調揚州。潁昌府教授呂公著。范純仁爲守。皆禮遇之。純仁屬撰樂語。浩辭。純仁曰。翰林學士亦爲之。浩曰。翰林學士則可。祭酒司業則不可。純仁敬謝。成化初。章編脩懋。黃編脩仲昭。莊檢討景。以史官辭撰煙火致詞。得罪以去。吁。亦由執政無純仁。故至此。

讀書鏡卷之二

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尙父。尙父曰。黃帝之誠曰。吾居民上。搖搖恐夕不至朝。乃鑄金人。三封其口。曰。磨
兜堅。慎勿言。故孔子于易傳。著慎言者十二。于論語。著慎言者十五。于戴禮。著慎言者八。亦既拳拳矣。
老氏猶譏之曰。凡今之世。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。好譏議人者也。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。好發人之惡
者也。蓋言之流禍深。人之發言易。以易發當深禍。噫。危哉。

田文問其父嬰曰。我聞將門有將。相門有相。君用事齊相。至今三年矣。齊不加廣。而君私家富累萬金。門
下不見一賢者。文切怪之。黃魯直云。人生須輟生事之半。養一佳士。教子弟爲十年之計。乃有可望。求
得佳士。既資其衣食溫飽。又當尊敬之。久而不勸。乃可以盡君子之心。而享其功。每見士大夫家。養客
略與僕使同耳。如此何緣得佳士。藝麻必不能爲粟也。余觀縉紳之家。養士多矣。生前則桃李無陰。死
後則蒺藜入室。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。而向之譏諂面諛者。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。故座有佳
賓。家雖貧。吾知其必興。門無國士。族雖大。吾知其必敗。

衛茲弱冠。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。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。子許買物。隨價讐直。文生嘗呵。減價乃取。林宗
曰。子許少欲。文生多情。此二人非徒兄弟。乃父子也。後文生以穢貨見捐。茲以烈節垂名。雪峰巖頭。欽
山。自湘中入江南。至新吳山之下。欽山濯足澗側。見菜葉而喜。指以謂二人曰。此山必有道人。可沿流